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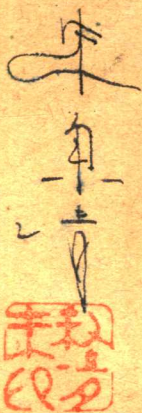
現代創作書信選

新編文學讀本



Linda Darnell

上海中央書店
印書行



姚 乃 麟 編

現代作書信選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1 9 3 5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編者題記

書信是兩地睽違的人們，賴以互通款曲表達意見的一種工具。它在文學上的地位，也很重要。這是誰都知道而不能否認的。但現時代我們已不適用那些十八世紀的古董文學所遺留下來的尺牘，作爲書信的寫材。因爲封建朽腐的偶像早經摧毀，帶着十足方巾氣的「仁兄大人閣下敬啓者……」的一類稱謂與浮辭套語，順着自然的趨勢不能容留在這個充滿新的意識的社會裏，而早歸淘汰落伍之例了。我們現在無論寫什麼信，都應當具有真切的目的，誠懇的含蓄，新穎的體裁，切忌摹仿陳舊尺牘中的廢話，藉以增進書信的真價值。

前人寫信，每多喜於用典，濫與堆砌，致令行文方面，脫不了矯揉造作的地方。且或拘於格律，工於對仗，往往使欲述說的事情，反而無從淋漓盡致地直接寫出，實爲最大的弊病。故我們欲寫優良的書信，當必須剷除舊尺牘中的那些裝腔作勢的泛詞腐語的遺毒，庶符有話便說，無話不說之旨，而可言之有物，爲真實的傾吐，沒有無病呻吟的濫調。

當此社會日益進化，人事日益繁複的時代，我們如果有事欲與他人暢所欲言，或限於道途修阻，以及職務羈身等關係，缺少當面晤談的機會，于是不得不借重於書札，爲訴說衷曲的媒介。本選集是溶數十位文人學者的書信於一爐，每封信均甚明白暢達，富有條理，至其性質，則凡

屬於討論，寄敘，抒情等各種都有。最適宜作為時代青年寫信的範本。

現代創作書信選目錄

姚乃麟編

致成仿吾書	郭沫若	一
與S書	朱自清	一四
復張東蓀書	梁啟超	一六
談十字街頭	朱光潛	二九
與蘊儒培良書	魯迅	三三
上海通訊	魯迅	三五
與廣平書	魯迅	三八
寄雙親	冰心	四三
與孫伏園書	周作人	四六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	俞平伯	四九
與白采書	俞平伯	五一
與徐志摩論詩書	梁實秋	五二
香山消息	焦菊隱	五六

廈門通訊	魯迅	五八
與廢然書	周作人	六〇
西湖作遊寄胞兄伏園書	孫福熙	六二
寄吳又陵先生書	胡適	八四
答汪長錄	胡適	八五
在廣州過新年	味荔	八八
答李石岑書	顧頤剛	九〇
海上通信	郁達夫	九六
給鄭正秋先生的信	柳亞子	一〇二
給柳亞子先生的信	嚴夢	一〇四
致慰茲書	胡適	一〇六
致志摩書	胡適	一〇八
山中雜信	周作人	一一〇
給青年朋友的信	朱光潛	一一八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田漢	一二五
復田漢的信	白英	一三五

命沫若	郁達夫	一四一
孟小曼	徐志摩	一四八
寄啓明	穆木天	一四九
答木天	周作人	一五三
寄MF二君	郁達夫	一五六
致曾孟樸先生書	胡適	一六二
答胡適之先生書	曾孟樸	一六四
無法投遞之郵件	落花生	一七一
鵲兒的通訊	錄漪	一八六
巴黎通訊	劉復	一九二
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	錢玄同	一九七
給玄同的信	林語堂	二〇五
回語堂的信	錢玄同	二一一

現代創作書信選

致成仿吾書

仿吾：

我離開上海足足兩個禮拜了，幾次想寫信給你，但總不容易執筆；隨便寫幾句平安的報告，我覺得沒有寫的必要；待要寫長時，而我想寫的又太多了。本打算在週報辦滿一年之後纔走，但終竟提前了四五個禮拜便跑到了海外來，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這是我心裏異常不安的。我每晚幾乎都要夢見你，夢見和你商量週報的事，但我現在實在無能爲力了。上海的空氣太使我厭倦了，多住一日就好像要窒息死了的一樣，其實索性死了倒痛快些，免得我久受牢獄的束縛。我久不寫信給你，你或者怕在疑我已經跳在黃海裏死了罷？我想到這一層，今晚上終不得不寫信給你了。

你的病好了麼？離開上海的一天，你抱着病送我上船，你在碼頭上還流了許多鼻血，這是我所

致成仿吾書

吟秋
廿五年十月十三日
宋東青
乙未
郭沫若

不能忘記的。我在去年帶着一家五口回上海的時候，是你在碼頭上來接我們。那正是四月初二一日，如今剛好一年，你又送我一人逃出海外，在同樣時期，同樣的地點，並且是同樣的輪船，在我自己是不勝今昔之感，想你當時也怕是感慨無量的罷？我看你自始至終默默無言，我知道你心中的痛苦。

你和貽德全平去後不久黃恢權君便來了，他有他的妹子和他的夫人送行，而我只是一個。但我不久又在碼頭上遇着張季鸞，他驚訝了。他問我要到甚麼地方去。我說日本。他問我到日本去的生活怎麼樣？我說還不知道會怎麼樣，我此去的船票是黃君替我買的。他說我很羅曼諦克，我找到找不出甚麼話來回答了。他是來送行的，像是送一位女親眷到日本去的光景。

船開了船上和岸上的人相對着脫帽揮手搖手巾，我也立憑着船舷向岸上脫帽揮手，我是遙遙向着你們告別，向着上海告別，向着中華大陸告別。你們我恐怕沒有再見的希望，上海恐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中華大陸我恐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憤意一點也沒有，只是一腔的淒涼的情緒。

我很感謝黃君，他使我坐了頭等的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破天荒的享樂，我們往往復復坐日本船的三等艙受貨物同等的待遇，這一次真是破天荒，受着人的待遇了。但是三等艙對於我却有一種友情的引力，我上船後特別跑到三等艙去看過一次，我去年回國時和妻兒們睡過的地方是空着的沒有人佔領，那時我們鋪位的兩邊一邊是一對俄國大的貧民夫婦和個孩子，一邊是一位印度人，他們的面孔還新鮮地存在我們的眼中，但他們現在不知道又飄泊向何處去了。我在

甲板上終日步來步去，儘浩浩的海風把我潑濕。平常坐三等時，不論有風無風，大概是會暈吐的，但此次却很安穩，恐怕不僅是天時的關係。

第二天便到了福岡。福岡的風物和一年前相差不遠，不過在我的眼裏看來，如像總帶了幾分灰調，或者是自己的心境使然罷。照着安娜給我的圖形我尋着現在的寓所時，前面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我纔繞尋後門進去。和兒博兒先看住我，他們歡叫走來。安娜抱着佛兒睡着，她真是病了。兒子們都好，自然中的生活究竟比都會不同。

照我現在這樣寫法，這封信不知要寫到幾時纔能寄到你手。以上的幾節是前三天的晚上寫的了。我今晚無論如何要把這封信寫完，簡單地寫完。現在是三點鐘了。

你到廣東去的時期定妥沒有？

此地的櫻花正止盛開，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所裏小小的庭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已經將近殘謝了，聽見一朵落花墮地的聲音，使我化了石的心情也時起動悸。

我半月以來只在譯讀河上肇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革命，總怕要三個禮拜纔能完工。我現在有一個維繫着生命的夢想，我把研究理學的志望拋棄了。

明天是拜輪的死期了，但是我的文章還沒有做。我一時想起他轟轟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貴族，他有錢有幸福，他的世界終不是我的世界。週報諸久不見寄來，大約是已經停刊了。

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你如寫信給我的時候，請寫『福岡市外箱崎網屋白濱』便可交到。

你的朋友
沫若

二

芳塢，我又好久不寫信給你了。你到了廣州寫過一封信來，我記得回覆過你一張明信片，但是幾時寫的我也忘記了。最近你從澳門寫來的信，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答你，你沒以為我是已經餓死了，或者把你忘記了罷。芳塢！人的生命，說壞些時，就好像慢性氣管枝炎的積痰，不是容易可以咯吐得掉的，而在這空漠的世界上還有你這樣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輕易地把這口積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曉得的，我此次到日本的時候只帶了三部書來，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氏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還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時代了。我來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寫出我計劃着的潔光，第二是來盼望我的妻兒，第三是還想再研究些學問。我最初的志願是想把潔光寫成後便進此地的生理學研究室裏去埋頭作終身的研究。我以為這是我們最理想的生活。我們把純粹的自然科學的真理作為研究的對象，忘却了人世間一切的擾亂紛繁，我們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種淨化了的天地。我以為我們有多少友人都是應該走上這條路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真理的探

求，我們於自然科學上必能有所貢獻，我們大漢民族的文明或者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要求得幾面新鮮的篇頁。但是，芳塢這種生活卻要有兩個條件作爲前提呢？第一的物質的條件如像從事於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還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資糧，這求之於國外，比在國內是還要困難的了。再說到精神的條件上來，譬如淵博的先覺者的指導——這或者也可以說是物質的條件，因爲是外來的，可以作爲工具看待——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也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這幾乎是唯一的前提，沒有安定的精神，決不能從事於堅苦的學者生涯，決不能與冰冷的真理姑娘時常見面。我們現在處的是甚麼時代呢？時代的不安迫害着我們的生存。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時代的荒浪裏好像浮蕩着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的生活簡直像伯夷、叔齊困餓在首陽山上了。以我們這樣的精神，以我們這樣的境遇，我們能夠從事於醺醺的陶醉嗎？

甚麼人都得隨其性之所近以發展其才能，甚麼人都得以獻身於真理以圖有所貢獻，甚麼人都得以解脫，甚麼人都得以槃涅，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一個夢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象牙宮殿嗎？芳塢，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着牠的，確是可以實現，在我們的地上的呢？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是終久能夠到來；『個人之自由發展爲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一個共同團體』，我相信是可以成立。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不待說是不能看見——

我們努力促進牠的實現，使我們的同胞得以均霑自然的恩惠，使我們的後繼者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這正是我們處在這不自由的時代而不能自遂其發展的人所當走的唯一的一條路徑呢。

芳塢，我們是生在最有意義的時代！人類的大革命的時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時代！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斯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終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芳塢，我們生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人，是只能做個產婆的事業的。我們現在不能成為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思想家。要想成為這樣的人，不消說是要有相當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能成為這樣的純粹的人格的天才，我們自然讚仰，但他們不是有錢人的父親，便是有錢人的保護者，請看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一羣大星小星罷，請看牛頓、歌德、杜爾斯太，更請看我們中國最近所奉為聖人的太戈兒罷！他們不是貴族的附庸，便是貴族自己，他們幸而有這種天幸，纔得以發展了他們的才能，沒有這種天幸的人，只好中途半端地餓死病死了！古今來幾個真正的人才，能夠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發展呢？芳塢，我現在覺悟了我們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我怕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全體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幸運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們又未能尋出路徑來為萬人謀自由發展的幸運。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却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為，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飄流我

們甚至常想自殺。芳塢，我現在覺悟到這些上來，我把從前深帶個人主義色彩的想念全盤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研究生理學的決心也就是由於這種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在兩三年來早在搖蕩我的精神，而我總猶纏綿枕席，還留在半眠的狀態裏面，我現在是醒定了，芳塢，我現在是醒定了。以前沒有統一的思想，於今我覺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於今我覺得尋着關鍵了。或者我的詩爲從此死了，但這是沒有法子的，我希望牠早些死滅罷……

我自四月初間到此，直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我的妻兒們比我更早來兩月，我們在這兒，收入是分文也沒有的，每月的生活費，一家五口却在一百圓以上，而我們到現在終竟還未至於餓死，芳塢，你怕會以爲是奇事罷？奇事！真個是奇事呢！一筆意外的財源，濟了我們的生命。我去年回國的時候，所不會領取的留學生的歸國費，在今年四月突然可以支領了，而且我們四川省的國費還是三百圓——我爲這三百圓的路費在四月底曾經親自跑到東京，因爲非本人親去不能支領。我在東京的廢墟中飄流了三天，白天只在電車裏旅行，吃飯是在公衆食堂（東京現在有市營的公衆食堂了，一頓飯只要一角錢或一角五分錢）晚來在一位同鄉人的寓所裏借宿。我唯一的一次享樂是在淺草公園中看了一場往何處去的電影。芳塢，這場電影真是使我受了不少的感動呢。感動我的不是奈羅的驕奢，不是羅馬城的焚燒，不是培苗龍紐斯的享樂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羅馬城，在路上遇着耶穌的幻影的時候，那幻影對他說的一句話：奈羅爲助長他讀荷馬的詩興，下命火燒了羅馬全城，待他把羅馬城市燒燬之後，受着人民的反對，却嫁罪於耶穌教徒，於是大興虐殺。

那時候使徒比得在羅馬傳教，見奈羅的淫威以爲主道不行，便從羅馬城的廢墟逃出：他在路上遇見了耶穌的影子向他走來，他跪在地下問道：『主！你要往何處去？』耶穌答應他說：『你既要背棄羅馬的兄弟們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啊，芳鳩，這句話真是把我靈魂的最深處都搖動了呀！我回想起我實行自我的追放，從上海逃到海外來，把你一人釘在十字架上，我那時恨不立地便回到你住的那 Colaba 山，我還要陪你再釘一次十字架。我在觀音堂畔的池邊，在一座小小的亭子上坐着追悔了一點鐘工夫的光景，陰鬱的天氣，荒廢的東京，一個飄流着的人，假使我能夠飛呀啊……

總之三百圓的意外的財源到了手了，除去來往的路費還剩二百五十圓，償清了前欠已經所餘無幾了，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又只能抽取版稅，我們五月以後的生活費簡直毫無着落了。啊，幸虧上天開眼，天氣漸漸和暖了起來，冬服完全沒有用處，被條也是可以減省了，我們便逐漸把去交給一家質店替我們保管，這座質店說起來你該會記起的，便是民國七年的九月你同你的鄉人來福崗醫院的時候，你最初來訪問過我的那座質店呢。我們那年初來，貪圖便宜，在那兒質店的小樓上替店主人看管過兩個月的質庫。這家質店主人的一對夫婦還能念着舊情，或者也是我的不值錢的『醫學士』招牌替我保了險，我們拿去的東西他們大抵都要，也還不甚刻薄，我的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圓的老頭票，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原本，剛好譯完便拿去當了五角錢來。但到五月尾上我們二十圓一月的房租終竟不能全付了。好在米店可以貸賬，小菜店也還念五

六年來的主顧，沒有使我們絕糧，只有無情的房主人幾乎每天都要來催問房金。本來我們住的房子是稍爲貴得一點，因爲是在海邊，園子裏我們種了些牽牛花，大蓮花，看看都要開了。兩株橘樹開了花，已經結起青色的果實，漸漸地也在長大起來。我的女人時常說，看，在孩子們的分上，房金雖是貴得一點，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鮮的空氣，也覺得對得着他們。所以我們總厚着臉皮住着。但到了六月尾上來，所期望的上海的一筆財源斷了，房主人終竟把我們趕出來了。六月裏我又重溫習了一遍王陽明全集，我本打算做一篇長篇的王陽明的研究，但因稿費無着，我也就中止了，白白花費了我將近一月的工夫！

我們現在是住在甚麼地方呢？你猜得到麼？我們就住在六年前住過的這家實店的倉庫的樓上呀！縱橫不過兩丈寬的一間樓房，住着我們一家五口。立起來差不多便可以抵着望板。朝東北一面的鐵格窗就好像一座鳥籠一樣。六年間的一個循環，草席和窗壁比從前都舊得不成形狀，但是房錢却比六年前貴得將近一倍了，從前是六圓一月的，如今竟要十圓了。但是守倉庫的人也變了，多添了幾根臉上的縐紋，多添了兩個孩子。六年前我們只有一個和兒，現在是三個了。六年前我初來此地進大學時，膺受過的一場恥辱時常展開在我眼前。

那是八月初間的時候，我們從岡山到福岡來，在博多驛下了車，人力車夫把我們拖到醫科大學前的一座大旅館的門前。醫科大學前面的大學街，你該還記得罷，駢列着的都是旅館，這些旅館專靠大學吃飯，住的多是病人。我們初進旅館的時候，下女把我們引上樓，引進了一間很清潔的

樓房裏，但是不多一會下面的主人走來，估量了我們一下說道：「這間房間是剛纔有人打電話來訂了的，你們請到樓下去。」樓下還有好房間嗎？「是的，樓下的房間比樓上還好。」……我們跟着走下樓來。

「比樓上還好」的房間是臨街的一間側室，一邊是毛房，一邊是下女的寢處。太不把人當錢了！這明明是要趕我們出去！我們到的時候是午後，我不等開晚飯便一人跑出去，往那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去另找巢穴。我只是問人向海邊走去的路徑，我第一次也青松白沙間看見了博多灣，正是在夕陽西下，紅霞漲天的時候。我這位多年的老友在第一次便和我結下了不解的交情，我的歡心擠掉了我在旅館裏所受的奇辱。我便在松原外面找着了這家質店的房子。

傍晚走回旅館的時候，曉芙是因為坐火車疲倦了，或者還是因為受了侮辱，已纏抱着和兒睡了。我的一份晚飯還留在房裏。我餓了，吃起飯來，全不聲張地走進來一位店裏的「番頭」。「番頭」拿着鐵簿來要我報告姓名、年歲和籍貫。他對我全沒有些兒敬意，我却故意卑恭地說：

「我是支那人，姓名不好寫，讓我替你寫罷。」

「那嗎，寫乾淨一點（命令的聲音）。」

我把我的寫好了，他又指着帳中睡着的曉芙，他說：

「這位女人呢？是你甚麼人？」

我說：是我的妻子。